

# 碧巖錄講義 (下)

王進瑞

## 鏡清啐啄之機

頌

古佛有家風，言猶在耳。千古榜樣

對揚遭貶剝。

鼻孔爲什麼却在山僧手裏。八棒對十

三。爾作麼生。放過一着。便打。

既不相知

爲什麼却有

誰同啐啄。百雜碎。老婆心

啄。覺。道什麼。落

重遭撲。錯。便打。兩重公

案。三重四重了也

啐啄天然。

切。且莫錯認。

放過了也。不須舉起。還有名邈得底麼。若名邈得

也是草裏漢。千古萬古黑漫漫。填溝塞壑無人會。

也是草裏漢。千古萬古黑漫漫。填溝塞壑無人會。

這首頌是雪竇禪師所作，各句下的著語是圓悟禪師的傑作。先解釋頌文。「古佛有家風」。自過去七佛以來，釋迦佛以及西天東土歷代祖師均可稱作古佛，可是在這裏可看做指鏡清禪師一人。歷代古佛雖然各有家風，但是在這裏這句的含意是指鏡清啐啄之機。「對揚遭貶剝」。對是應對，揚是舉揚，貶是貶斥，剝是剝奪。師父和徒弟應對商量，舉揚宗旨的時候，難免遭師父貶斥其凡情，剝奪其厚顏，鏡清在這裏亦會貶僧說：「還得活也無」，又剝奪說：「也是草裏漢。」「子母不相知。」「即解到成熟時母子均會無意識地同時啐啄。這是自然的妙用。在這個時候卵內的子一點都不知道母會從外面啄，又母在外面啄時亦不知道卵內的子會於同時啐。這是喻如果機緣一到，弟子和師父之間心契即通，自然會在一剎那間通消息。否即怎樣弟子要師給他開悟，亦無能爲力的。「是誰同啐啄。」這句是雪竇作問說，究竟有沒啐啄同時的人。「啄。覺」是頌鏡清說：「還得活也無。」這是向僧一啄，僧即回答說：「若不活遭人怪笑」就是其僧所覺的情形。「猶在殼。」僧說：「若不活遭人怪笑。」乍聽起來好像是將要破殼出來的樣子。可是並不如所說，猶在殼裏了。是嘲笑這位僧雖然有其志氣可嘉，但工夫尚未做到仍無辦法出殼。「重遭撲」。因尚未出殼，這位僧再遭鏡清重撲，其重撲的話是

下面一句。「也是草裏漢」，可是不能由於這句重撲，這僧脫殼出來，在禪林中留下了一個問題。因此「天下衲僧徒名邈。」天下的衲僧對這個公案，作各種的猜測，有的說：「這位僧遭了鏡清重撲以後一定會出殼啦」，有的說：「還未還未啦」等等，從渺遠的地方作各種猜測，均無法摸到真實徹底處。那麼究竟怎樣才是真實徹底處，就是要靠各位自己去實參實究了。

其次我們來看圓悟的著語。古佛有家風的下面有三句，第一句「言猶在耳」。剛才在本則裏面已經聽了，言猶在耳，不必再說。第二句「千古榜樣」。這種古佛的家風，真是佛弟子的千古榜樣。第三句「莫謗釋迦老子好」，這句是圓悟向雪竇的冷嘲語，何必說甚麼古佛有家風呢。這樣聽起來好像是釋迦古佛胸有一物一樣，豈不令人懷疑釋迦古佛有偏心嗎？那就變成謗佛一樣了。請你（指雪竇）不要這麼說好不好。可是這句話是逆說，各位不要誤會。對揚遭貶剝的下面有五句。第一句「鼻孔爲什麼却在山僧手裏」。雪竇說甚麼對揚貶剝是古佛的家風，殊不知這些古佛的鼻孔却在我圓悟手裏了。我要怎樣就要怎樣，這些古佛還是要乖乖聽我圓悟的擺佈，你們對我能奈何。這是圓悟貶剝的手段。各位亦應該有圓悟這般的志氣才對。第二句「八棒對十三」。八棒是禪家所用的棒打八下對衙門用五刑（答、杖、徒、流

、死)之一的答刑打十三下更加勝過。這是喻雪竇所頌這句「對揚貶剝」勝過鏡清向僧所說草裏漢，更加恰切，是褒雪竇的評語。第三句「爾作麼生」。圓悟回顧座下大眾說：如果遇到這樣貶剝時你們要怎樣。第四句「放過一着」。鏡清對這位僧，僅向他說「也是草裏漢」而已，還是放過了向上的一着，如果是我圓悟即如第五句「便打」這樣做才是慈悲。母子啐啄並非自己意識下所作「既不相知爲什麼却有啐啄天然」。母子啐啄並非自己意識下所作是由天然妙用所致的。所以叫做啐啄天然。誰同啐啄的下面有三句，第一句「百雜碎」。啐啦、啄啦像這種迷悟凡聖的名堂太多了，如果拘泥於這些百雜碎那有了期。第二句「老婆心切」。可是講這些名堂亦是雪竇禪師的老婆心切。第三句「且莫錯認」。但是各位且莫錯認，認賊爲父爲要。啄、覺的下面有二句，第一句「道什麼」。雪竇剛才說有沒有人能夠啐啄同時，現在却說，啐啦、覺啦矛盾至極，莫怪圓悟責雪竇說講甚麼。第二句「落在第二頭」。雪竇言多必失，多講一句便墮第二義去了。猶在殼的下面有一句「何不出頭來」。這位僧頭大腳細，雖然大言不慚說

### 評唱

古佛有家風，雪竇一句頌了也。凡是出頭來，直是近傍不得。若近傍着，則萬里崖州。纔出頭來，便是落草。直饒七縱八橫，不消一捏。雪竇道，古佛有家風，不是如今恁麼也。釋迦老子，初生下來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目顧四方云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雲門道，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，與狗子喫却。貴要天下太平，如此方酬得恰好。所以啐啄之機，皆是古佛家風，若達此道者，便可一拳拳倒黃鶴樓，一踢踢翻鸚鵡洲。如大火聚，近之則燎却面門。如太阿劍，擬之則喪身失命。此箇唯是透脫得大解脫者，方能如此。苟或迷源滯句，決定構這般說話不得。對揚遭貶剝，則是一賓一主，一問一答。於問答處，便有貶剝，謂之對揚遭貶剝。雪竇深知此事，所以只向兩句下頌了。

圓悟評唱說：雪竇所作上面的頌文頭一句「古佛有家風」就已經把本則的大意頌盡了。這是雪竇作頌的慣用手段，可見其詩才非凡，這句古佛有家風是指鏡清罵這位僧是草裏漢的作法。遇到像這樣孤奇峭峻的禪機，不論甚麼人凡要出頭來，直是無法接近，如要接近時馬上就被推落去萬丈懸崖下喪身失命。纔出頭來便是落草，墮入第二第三義處去。雖然學人有七縱八橫的本領，

若不活遭人怪笑，却沒有出殼的工夫猶在殼內，莫怪圓悟罵他何不出頭來。重遭撲的下面有四句，第一句「錯」。圓悟怪鏡清太溫和，錯了，祇罵他草裏漢，像這樣溫和那裏能夠激他出殼來。第二句「便打」。如果是我圓悟祇有打他打出殼來。第三句「兩重公案」。第四句「三重四重了也」。啐啦、覺啦、講了後仍說猶在殼啦，又說重遭撲了，一則公案兩翻三翻四翻變成幾重公案去了。天下衲僧徒名邈的下面有六句，第一句「放過了也」。大家都放過了本則公案中最要緊的一着。第二句「不須舉起」，再舉幾次亦是沒有用，不要再舉起了。第三句「還有名邈得底麼」。圓悟問座下大眾說：還有在這個不能名邈的地方，得能名邈嗎。第四句「若名邈得也是草裏漢」。如果有人敢來名邈，這種人亦是草裏漢。第五句「千古萬古黑漫漫」。這種境界自古以來黑漫漫的一片世界，天地一體，古今一如，那裏有菩提煩惱的分別。第六句「填溝塞壑無人會」。這種黑漫漫彌滿全世界，填溝塞壑，甚麼地方都是一片黑，可是沒有人會能分別。

仍不值得師家古佛的一捏。又雪竇禪師所說古佛有家風，這一句並不是僅指鏡清禪師啐啄之機而已。據有關佛傳諸經所記載：釋迦佛生下來時便能一手指天一手指地，向四方各行七步並說：「天上天下唯我獨尊。」（請看大唐西域記卷六，大正藏五一卷九〇二頁上段。修行本起經卷上，同藏三卷四六三頁下段。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，同卷四七三頁下段。普曜經卷二，同卷四九四頁

上段。方廣大莊嚴經卷三，同卷五五三頁上段。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，同卷六二五頁上段。佛本行集經卷八，同卷六八七頁中段。衆許摩訶帝經卷三，九三九頁中段。雲門說，我當時若見到便一棒打殺拋給狗子吃掉，使天下太平不生亂子來。雲門這句話出在雲門廣錄卷中，大正藏四七卷五六〇頁中段。圓悟禪師續繼說：這樣子一來才是適當不過的，雲門的這種機鋒以及鏡清的啐啄之機，均是古佛家風。孤峻險絕，不許出頭，近傍不得的絕對手段。所以如果透達此道的人，自然具有與奪縱橫，殺活自在的活機活用。便可一拳拳倒黃鶴樓，一踢踢倒鸚鵡洲，並不算稀奇。黃鶴樓在湖北省武昌縣西漢陽門內黃鶴山上。因此樓高踞山巔，東瞰蛇山，西瞰大江，鄂州樓觀，獨得江山之要。所以自孫吳時代興建以來旋毀旋修，並有許多傳說。據寰宇記記載：昔費文禕登仙，每乘白雲去，於此樓憩駕故名。又述異記說：荀瓌憩江夏黃鶴樓上，望西南，有物飄然降自雲漢，乃駕鶴之賓也。賓主歡對，辭去，跨鶴騰空，眇然煙滅。又據報應錄記載：武昌志，江夏郡，辛氏昔，沽酒爲業。一先生來，魁偉藍縷，從容謂辛氏曰，許飯酒否。辛氏不敢辭，飲以巨杯。如此半歲，辛氏少無倦色。一日先生謂辛曰，多負酒債，無可酬汝。遂取小籃橘皮，畫鶴於壁，乃爲黃色。而坐者拍手歌之，黃鶴踟躕而舞，合律應節。故家人費錢觀之。十年許，而辛氏累巨萬。後先生飄然至，辛氏謝曰，願爲先生供給如意。先生笑曰，吾豈爲此。忽取笛吹數

「末後只是落草，爲爾注破，子母不相知，是誰同啐啄。母雖啄，不能致子之啐。子雖啐，不能致母之啄，各不相知。當啐啄之時，是誰同啐啄。若恁麼會，也出雪竇末後句不得在。何故，不見香嚴道，子啐母啄，子覺無殼。子母俱忘，應緣不錯。同道唱和，妙玄獨腳。」

圓悟再說：雪竇在頭一二句已經把本則公案的大意頌盡了。以後的句便是落草，墮入第二義的話，是爲你們注破所講的。第三句「子母不相知」及第四句「誰同啐啄」是很微妙的境界，大家應仔細研究。母在啄的時候，不能意識地叫子亦啐，子在啐的時候亦無辦法叫母同時啄。因爲啐啄是自然的妙用，不是意識情

弄，須臾白雲自空下，畫鶴飛來先生前，遂跨鶴乘雲而去。於此辛氏建樓，名曰黃鶴。關於黃鶴樓唐朝崔顥所題的詩最有名。「昔人已乘白雲去，此地空餘黃鶴樓，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，晴川歷歷漢陽樹，芳草萋萋鸚鵡洲，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。」又鸚鵡洲是漢陽縣西南大江右岸，即黃鶴樓附近地名，漢末時黃祖爲江夏太守，祖長於射，大會賓客。時有獻鸚鵡者，彌衡作鸚鵡賦，洲因此號鸚鵡洲，後來彌衡被黃祖所殺，亦葬於此。上面所說以一拳擊倒黃鶴樓，一腳踢倒鸚鵡洲是喻透達古佛家風人的大機大用，能夠這樣旋轉乾坤，活殺自在。以下大火聚，太阿劍亦是同樣的形容。大火聚是火炎所聚是喻般若即佛法真實智慧。亦可以說是古佛家風，太阿劍是古時名劍亦是喻古佛家風，像要近大火聚時將會燒却面門，擬弄太阿劍時亦會傷到其命一樣，古佛家風這種境界是絕對的，不容人擬議情解，如要擬議時便會喪身失命。這個境界唯是透脫得大解脫的人，始能如此。如果在本來無迷悟的地方，錯生情解迷其根源，無文句言詮的地方滯執言句者，決定無法透達像上面啐啄同時的公案，或古佛有家風等這般說話的眞意。又頌的第二句「對揚遭眨剎」即是有一賓一主，一問一答，在其問答處便有眨剎。像在本則中鏡清對僧，或雲門對釋尊，均是很好的眨剎範例。雪竇因深知啐啄之機眨剎之處，所以用「古佛有家風，對揚遭眨剎」這二句頌盡了本則的大意。

解所能做到的。這種自然的妙用可以說是母子各不相知的情形，如果各位能夠會取這種微妙的境界，才能超出雪竇末後的一句「天下衲僧徒名邈」。爲甚麼呢，香嚴禪師會作頌說：「子啐母啄，子覺無殼，子母俱忘，應緣不錯，同道唱和，妙玄獨腳」。其意思就是說：子啐母啄，母子同時啐啄，能夠自然出殼，子覺得

無殼的時候，便非殼中之物，正是打破煩惱的當處即是菩提之身，既非煩惱中人一樣。這種啐啄同時的作用子母俱忘，均無意識地順應自然機緣所行不錯之道理，這種情形即是同道唱和，妙玄

獨腳的境界。即如垂示所說：終日行而未嘗行，終日說而未嘗說，爲而不爲，無心無作的妙用。

「雪竇不妨落草，打葛籐道，啄。此一字頌鏡清答道還得活也無。覺，頌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。爲什麼雪竇却便道，猶在殼。雪竇向石火光中別縑素，閃電機裏辨端倪。」

圓悟又說：雪竇禪師在其頌裏面第五句頌「啐、覺」是慈悲落草的作法。啄是對鏡清向僧問：「還得活也無」。覺是對僧所答：「若不活遭人怪笑」所頌的。像這樣鏡清啄去，僧又覺了，應該就會出殼才對，爲什麼雪竇却頌出「猶在殼」呢。豈不是前

後矛盾。可是各位應知道，這是雪竇在石火光中分黑白（縑素）閃電機裏辨始終（端倪）的手段，雖然僧在鏡清啄的時候同時覺了，惟在雪竇分判的時候仍是猶在殼中了。

「鏡清道，也是草裏漢。雪竇道，重遭撲。者難處些子是。鏡清道，也是草裏漢。喚作鏡清換人眼睛得麼。

這句莫是猶在殼麼，且得沒交涉。那裏如此，若會得，繞天下行腳，報恩有分。山僧怎麼說話，也是草裏漢。」

鏡清最後罵這位僧說：「也是草裏漢。」雪竇就把這句話頌作重遭撲，這一點是一些難解的地方。鏡清所說這句「也是草裏漢」如果各位解釋作鏡清要把這位僧改頭換面啦，或者是這位僧猶在殼內，才被鏡清罵了，像這樣作解，幸虧沒有交涉，因爲啐啄同時並非計量分別所能理解的，這是自然的妙用，絕對的境界

，用思量情解所不能會的地方。千萬不要多作解釋，才能符合鏡清和雪竇的真意。所以各位如果能會得鏡清草裏漢這句的真意時，可以行腳滿天下報答佛祖大恩有分了。可是山僧（圓悟自稱）這樣說話亦是草裏漢，各位千萬不要被我的言句瞞過才好。

「天下衲僧徒名邈，誰不是名邈者。到這裏，雪竇自名邈不出，却更累他天下衲僧。且道，鏡清作麼生是爲這僧處，天下衲僧跳不出。」

雪竇在其頌的結句說：「天下衲僧徒名邈」。將天下的衲僧全部一掃在名邈裏，這樣的作法好像是過份些。可是圓悟問其座下說，那麼究竟誰不是名邈者，有沒有確能斷言不是名邈的人。到這個田地，說出這句話的雪竇禪師本人，還是自名邈打不出，

尚且却要連累天下的衲僧。那麼畢竟鏡清爲這位僧所作的啐啄同時機用，却在那裏，又鏡清所說這句草裏漢，恐怕天下的衲僧誰都不能跳出哩。

（續完）